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六十回 朋友初逢一見如故 好漢無錢寸步難行

且說小爺大眾把烏龍崗事辦完，蘇相公與眾位道勞。艾虎上娃娃谷，胡、喬、徐推著小車上黃花鎮。本地面官審事驗屍抬埋，將店抄產入官，暫且不表。且說未定君山之先，跟大人的眾位俠義俱有書信回家。盧爺的信到陷空島，丁二爺的信到茉花村。陷空島盧珍接著天倫的信，回明了母親，老太太將盧珍叫過去問話，說：「你天倫的信，倒沒提你五叔的生死麼？怎麼家人們都說五叔死了哪？你天倫如今年邁，你五叔要是一死，你天倫必要想念你五叔。這破銅網陣，你天倫要有些差池，那還了得！意欲差派吾兒急奔襄陽，為娘放心不下。」盧珍說：「差派孩兒去上襄陽，娘親放心不下，我到茉花村找找我大叔，問問我大叔去不去。我大叔要去，我們爺兩個一同前往。娘親意下如何？」老太太說：「好，我兒急速前去，為娘在家聽信。」隨即辭了娘親，到了茉花村，見了丁大爺。

原來丁大爺也見著二爺的書信，正欲前往。盧珍提了自己的事情，大爺很願意，就教他回到家中，對老太太說明。拿著自己應用的東西，辭別了娘親，到茉花村與大爺一路起身。大爺把自己的東西帶上，由此起身。

爺兒兩個上路走了八里，忽然看見前面有個鎮店，進了鎮店一看，路北有許多的圍著瞧看熱鬧。這爺兩個也就分著眾人，到裡邊看看。內中有人說：「這可好了，茉花村大爺到了。別打了，了事的人來了。」一看，原來是一個飯鋪，卻是新開張，掛著大紅的彩綢，有許多人拿著木棍，在那裡打人。看這個挨打的是個窮漢，穿著條破褲子，連打帶撕，扯成粉碎。瞧這個大漢站起來，足有一丈一二，頭髮長的挽起來一個髻，短的紮紮蓬蓬，兩道濃眉，一雙怪眼，可是閉著哪！獅子鼻，翻鼻孔，火盆口，栗子腮額，一嘴的歪牙，七顛八倒，生於唇外；通身到下，就和地皮一樣黑而且暗。盧珍一瞧，就知道是個落難的英雄。

你道是誰？這就是徹地鼠韓彰的螟蛉義子，姓韓叫天錦，外號人稱霹靂鬼。他乃是黃州府黃安縣的人，皆因是韓二爺書信到家，此人天生的爛爛，忠厚樸實，生就膂力過人，食噪太大。他原本是萬泉山的人，打柴的韓老跟前的，皆因父母一死，有幾畝地也讓他吃完了。瞧見誰家煙筒一冒煙，進去就吃人家飯去，不怕人家要打他，他吃他的。後來全村人冤他，教他出去打槓子去。遇見官人把他辦住發邊軍，有人說合就完了。這天又出去打槓子，打著公孫先生。先生瞧他是好漢子，給了他一條明路，叫他上白鶴寺。

到了白鶴寺，遇見韓彰、蔣平，打了無數的僧人。蔣平出主意，教韓彰認為義子。韓彰作了官，打發他回家。到家也無人緣：頭一樣，說話就得罪人；二則飯量太大。又打發他上襄陽，帶了許多銀子，始終沒找到襄陽府去。忽然想起問路來了，見一人說：「站住，小子！」人家一瞧他這個樣子，夜叉相似，說：「你要攔路打搶？」他說：「老子上襄陽，往那裡走？」人家說：「往西。」他一撒手，把人摔倒。他也不認的那是西，走著走著，他想起來了又問，見著人抓住：「小子，站住！」把那人嚇一跳，說：「我不欠你的。」他說：「老子要上襄陽，往那裡走？」那人說：「往北。」一撒手，又把那人摔倒，爬起來就跑。照這樣問路，走一輩子也到不了襄陽。

銀子花完了，帽子賣了，靴子換了鞋，襯衫、帶子全完了，直落的剩下一條褲子。

三四天任什麼沒吃。大丈夫萬死敢當，一餓難挨。兩眼一發黑，肚子裡亂叫，舉目無親，一想還是打槓子去罷，又怕壞了爹爹的名姓。「哎喲。有了，這個頂新的門面，我進去吃一頓飯，吃的飽飽的，沒有錢他必打我，讓他打我一頓。我不說名姓，也壞不了爹爹的名氣。」主意已定，進了飯鋪。新開張的買賣，人煙稠密，出入人太多，過賣就哄：「要討吃也沒眼力，你往外頭等著去罷。」他就坐在板凳上了。過賣說：「咳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他說：「你們這是幹什麼的？」過賣說：「我們是賣飯的。」韓爺說：「我是吃飯的。」過賣一瞧他這個樣子，那有錢哪？說：「你吃飯有錢哪？」韓爺說：「錢多著的哪！」過賣問：「在那裡？」回說：「咱們爹爹那裡有銀子。」過賣不敢擔這個責，過去問了櫃上。櫃上說：「只管教他吃飯。東家有話，每遇沒錢的強要寫帳，打他兩三個子就好了。這就叫敲山鎮虎。」過賣得了這句話，回來問他：「吃什麼呀？」

回說：「吃餅。」過賣說：「喝酒？」回說：「不喝。」又問：「要什麼菜？」回說：「燉肉。」又問：「要多少餅？」回說：「□五斤。」過賣說：「幾個人吃？」韓爺說：「一個人，不夠再要。」過賣說：「有餓眼沒餓心，你幾天沒吃飯了？」韓爺說：「三天了。」過賣說：「要多少燉肉？」回說：「□五斤。」回說：「這燉肉不論斤，論碗。你要□五斤麼，我給你一碗一碗的往上端，多暫夠了算完。」餅可要□五斤，烙一個餅。」過賣說：「我們這不行，沒那們大餅鏢。」又問：「多大一張？」「半斤一張。」說：「那麼烙他三□張罷。還是□五斤，你怎麼算來呀？」「我給你往上端罷，幾時飽了，幾時算帳。」往上一端餅和燉肉。各飯坐上不顧吃飯了，連樓上都下來了，瞧看那個吃飯。四張餅一卷，嘴又大，吃四五口，剩一塊往裡一填，一瞪眼，一嚙牙，二斤餅就入了肚了。一大碗燉肉拿筷子一弄，也不管肥瘦，一爬拉就完了，淨剩湯。雖說吃了沒□五斤餅，沒□五斤肉，也差不許多的。

過賣說：「你飽哩？」韓爺說：「將就了罷。」「給你算算帳。」說：「不用算，給你□兩銀子罷。」過賣暗說：「別瞧窮，真開道。」「你把銀子拿來罷。」「這會沒有，你看我身上那有銀子？」過賣說：「你打算怎麼樣哪？」「告訴過你，咱們爹爹那裡有銀子，去取去呀。」「那裡取去？」「上襄陽。」「我們不能上那麼遠去。」「你說不能上那麼遠去，可沒法子了。沒有怎麼辦哪？」過賣說：「你說怎麼辦，咱就怎麼辦，橫豎你沒錢不行。」韓爺說：「非跟了去取去，沒錢，不用說你們是要打呀？」過賣說：「你成心賣打來了。」早有掌櫃的過來，說：「買賣衝你不作了，上門，上門，打他。」韓爺往外就走，「撲□□」躺在門的外頭。伙計說：「他沒走，躺在外頭了。」掌櫃的吩咐打他，淨是木棍，沒有鐵路。早就吩咐好了的了，淨打下身。打的是一語不發，打著讓他央求、讓他叫。瞧熱鬧的人如壓山探海圍上了。掌櫃的是要個台階就完了。

這麼個時刻，正南上一亂，大官人、盧珍打外面進來。盧珍過去瞧韓天錦，大官人問掌櫃的來歷。韓天錦睜眼一瞧公子盧珍，品貌不凡，粉融融的臉面，一身銀紅色的衣巾，肋下佩刀，武生相公的樣，笑嘻嘻問道：「這位大哥為什麼在此挨打？」韓天錦說：「我吃完飯沒錢，他們就打我。他們說打完了，就不要錢了。」盧爺說：「大哥，你姓什麼？那裡住？」韓天錦說：「我住在黃州黃安縣，姓韓叫猛兒。」盧爺問：「我提個人，你認的不認的？姓韓，單名一個彰字，人稱徹地鼠。」韓天錦說：「哎喲！那是咱們爹爹。」盧珍說：「我再提個人，你認的不認的，陷空島盧大爺？」韓爺說：「那是我大爺。」盧珍說：「原來是大哥，轉上受我一拜。你怎麼落到這般光景？」韓爺說：「一言難盡。你是誰呀？」盧爺說：「方才提陷空島姓盧的，是我天倫。你不是韓二叔跟前的大哥嗎？」韓爺說：「哎喲！你是兄弟。」盧爺說：「我給你薦個人，茉花村姓丁的，你聽見說過沒有？」韓爺說：「我的丁大叔，我的丁二叔。」盧爺說：「這就好辦了。過來你見見，這就是茉花村丁大叔。」丁大爺一瞧，嘿，好樣子，怪不得他們說長得兇猛，今日一見果然是威風。這還沒有衣服呢，要有了衣服，更是英雄的氣象了。

衝著丁大爺磕了幾個頭。丁大爺把他攙起來。盧爺說：「這就是我韓二叔跟前的，我韓大哥。」大官人拿出銀子來，給了櫃上錢。櫃上再三不要，就給了伙計們酒錢了。

帶著韓天錦回家，更換衣服，一同上襄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